



關於「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 功德意供養塔天生因緣變」

幻生

讀敦煌膠卷筆記之四

(續97期完)

佛所行讚云：「(牟尼)欲戰伏衆生，破壞我境界；我一旦不如，衆生信於彼；悉歸解脫道，我土則空虛。」(大正四·二五中)

對觀變文與經文的記述，我們可以知道，這段變文，是依據這些經文的文意寫成的。儘管變文與經文在文字的表達上，或有不同，而意思却是一致的。魔王波旬，爲什麼要去干擾釋迦的成道？其阻擾的目的何在？這是破魔變文的重要主題。變文與經文，都對這個主題提出明確地說明。魔王因爲觀看下界，見到釋迦成道，廣爲人天說法，憂慮他的臣民爲釋迦所度化，嚴重地影響他的王位與權力的存在，所以，他權衡個人的利害得失，召集魔軍，向釋迦大興問罪干擾之師。如變文說：「若是交他化度衆生，我等門徒於役佛裏，不如先集徒衆，點檢魔宮，惱亂瞿曇，不交出世。」經文中也說：「其道若成，必空我境；汝等軍衆宜往其所而摧伏之。」『其道若成，廣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壞亂之。』這是魔王爲什麼擾亂佛陀的根本原因；也是破魔變文的重要主題。由於魔王基於此一切身利益得失，所以才有下面故事的情節出現。

根據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佛本行集經等記述，魔王決定發動魔軍擾亂佛陀之前，曾經召集他的重要臣民，在魔宮內舉行過一次「御前會議」，徵詢各人意見。魔王有千子，參與其會，分爲黑白二派，每派五百人。冥黑的一派，立於魔王左邊，支持魔王擾亂釋迦的主張；清白的一派，立於其右，極力反對。因此，這二派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辯。經中記載雙方爭辯的文字很長，我們引錄一部份文字做爲代表，以見一斑。

右面魔子，名曰導師，於波旬前，而說偈言：

睡龍醉象師子王
三獸暴猛猶難觸
况復有斯禪定力
誰能犯彼大牟尼

左面魔子，名曰惡慧，亦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若視人人必破 吾今看樹樹亦摧

怒目所向無全者 如值伺命終難活

（大正三·五九一中）

經過這番「御前會議」的爭辯，魔王終於採取左派的意見，動發大軍，直奔下界，干擾佛陀。變文對於經文的這段冗長記述，未予採用，此為變文與經文的相異省畧之處。

關於魔王與兵下界，干擾佛陀，其魔軍的組織，鬼神番號，變文與經文不盡相同，我們做一對勘考察：

變文所舉之鬼神名號，計有：夜叉、羅刹、鳩槃荼、毗舍闍、修羅、乾闥婆、虞侯、赤蛇、魍魎神、閻羅王、五道大神、風伯、雨師、行病鬼王等。

諸經所記，多未舉鬼神名號，其所列舉者，如下所述：方廣大莊嚴經云：『是時夜叉大將，統率自部夜叉、羅刹，毘舍遮鬼、鳩槃荼等，變化其形，作種種像。復嚴四兵，象馬車步，或似阿修羅、迦婁羅、摩睺羅伽，無量百千萬億種類。』（大正三·五九三下）佛本行集經云：『爾時魔象，……四面雲集，或似修羅、類迦婁羅、或復有如摩睺羅伽、及鳩槃荼、羅刹、夜叉，並毗舍遮、伺命鬼等。』（大正三·七八六下）

我們對觀變文與經文所舉的鬼神名號，差不多有大半相同，而經文所無，變文新增者，則有五道大神、風師、雨伯，這些神名，大抵是中國固有的神名，盛行於唐代，不是來自印度的。如五道大神，在目連變文裏面，爲一主要的鬼神之名，在唐代可能是相當著名的鬼神。變文的內容，不一定完全依據佛經，其中自然摻雜了作者當時流行的許多名詞在內。比如：變文加於各鬼神的官銜，則有唐代所習用的。其中「都統」一名，唐會要卷七十八云：『（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十二月，戶部尚書李峴除都統淮南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號始於此。』顯然地，中唐時代的這一官銜，被用於變文之內。至於變文中的押衙、遊奕、先鋒、虞侯等名，在敦煌變文中更屬常見。無用置疑，變文中給予鬼神的某些官銜，都是中國當時的一般官銜。

變文與經文所記鬼神可怖之形狀，雖然有詳畧不同，然而細加分析，則不無有恣意誇張之處。我們對照諸經所記，亦不盡同。大體而言，變文所描述者，畧爲保守，不及經文誇張之甚。我們且引一段變文與經文，相互對照，可以知之。

變文：

更有飛天之鬼，異貌奇形，或有五眼六牙，三身八臂，四眉七耳，九口十頭，黃髮赤髭，頭尖額潤，或腕粗臂細，頭小腳長，跛旗奔於山川，呼吸其雲霧。搖動日月，擺撼乾坤。（見「敦煌變文集」二六九頁）

經文：

或似阿修羅、迦婁羅、摩睺羅伽，無量百千萬億種類。一身能現多身；或畜頭人身；或人頭畜身；或復無頭有身。或有半面；或有半身；或有二頭一身；或有一身三頭；或復一身多頭；或復無面有頭；或復有面無頭。或復無面而有三頭；或復多頭而無有面；或復多面而無有頭。或復無眼，或唯一眼二眼三眼，乃至多眼；或復無耳，或唯一耳二耳三耳，乃至多耳；或復無手，或唯一手二手三手，乃至多手；或復無足，或唯一足二足三足，乃至多足。或有全身，唯現骸骨；或頭現髑髏，身肉肥滿；或唯頭有肉，身是骸骨。或身體長大，羸瘦無肚；或復纖長，其腹橫大；或長脚大膝，牙爪鋒利。或大面傍出；或頭在胸前；或臂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出黑煙；或口吐猛燄。或血肉枯竭，皮骨相連；或身出膿血，更相欽吮；或自截支節，撩亂委擲。或眼目角睞，或口面喎斜；或舌形廣大；或縮如墮石。或持人頭；或執死人手足骨肉肝胆腸胃，而噉食之；或執毒蛇而食。或以蛇纏頸，或手擊髑髏；或著髑髏之鬘。或復面色，全赤全白，全青全黃；或有半黃半青半白半赤；或作烟熏之色，或作死灰之色。或復身毛如針；或毛出火燄；或張目閉目，或口吐白沫；或於身上現百千面，一一面狀甚可怖畏；或從眼耳鼻口出諸黑蛇，而噉食之。或飲融銅；或吞鐵丸；或別手足，肘膝而行；或身出煙燄，象頭戴山。或披髮露形，或衣青黃

赤白之服；或著師子虎狼蛇豹之皮；或頭上火然瞋目奮怒。交橫衝擊遍滿虛空，及在地上形狀變異，不可勝載。（見「方廣大莊嚴經」卷九；大正三·五九三下——五九四上）

對看變文與經文所述的鬼神可怖形狀，變文不及經文寫得詳細，誇張的手法，也不如經文之甚，這是二者的詳畧不同。

變文所述，佛陀對付魔王戰鬥的裝備武器，是：「着忍辱甲，執智慧刀，彎禪定弓，端慈悲箭，騎十力馬，下精進鞭。」此外，還有慚愧刀，智慧劍。這些詞句，與「佛所行讚」的「身披大誓鎧，執持大我弓，智慧剛利箭。」「忍辱爲法茅，固志爲法根，律儀戒爲地，覺正爲枝幹。」以及「僧伽羅刹所集經」的「手執法幢，揮智慧刀，以善想爲拂，以十力無畏吹彼法螺。」「十力船」，「被弘誓鎧」等，頗爲相似。變文大抵採用這類經文詞句變化而來的。

魔王發動的千萬大軍，與菩提樹下赤手空拳的佛陀，戰鬥的勝負結果，釋迦並未戰敗，魔王却是潰不成軍。丟兵棄甲，落荒而逃。變文與諸經所記，大體相同，無庸細述。

至於魔女部分，這是變文的重心所在，就變文全體觀之，也是著筆最多的部分。變文與諸經所述，當然有若干同異之處。

依據變文所記，魔王大敗回來，憤怒之情，尙猶未息，扼腕揚眉，鋪寫耐耐。魔王有三女，見父王不樂，趨前啓問何由？魔王據實相告。魔女三人，自請齊下閻浮，誘惑世尊。世尊不受其惑，手指魔女，一時化作老母，上天不得。魔女懺悔，佛陀乃復其婉麗之容，更勝於前。變文的這段文字，是以詩句與散文間出之形式寫成的。也是變文中最精彩的一段。我們就變文所記，與諸經經文相對照，變文的這一段，是由變文作者揣摩故事的情節，滲合自己的意思寫出的，並不完全合於經意。變文之所以稱爲變文，它與講經文不同，也是在題材故事上可以自由處理，加以私意，不一定完全合於佛經的。這在寫作上，比較自由的。現在，我們就魔女部分的變文與經文，做一綜合的分析與考察。

變文記魔有三女，此與諸經所記，並不完全相同。經中記魔王有五百諸女、四女、三女，其人數頗不一致。如大方等大集經

記：「是時魔王見其宮中五百諸女……即自指示五百女言。」（大正十三·二八四下）佛本行集經記：「魔王波旬……告其諸女，作如是言：汝等諸女，各各相共，聽用我言。」（三·七八一中）普曜經記：「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四名見從。」（三·五一九上）太子瑞應未起經記：「魔王不聽，召三玉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三·四七七上）方廣大莊嚴經記：「是時魔王三女，見父愁苦。」（三·六〇一上）過去現在因果經記：「魔有三女，……一名染欲，二名能悅人，三名可愛樂。」（三·六四〇上）佛所行讚記：「魔王有三女，善貌善儀容，種種惑人術，天女中第一。第一名欲染，次名能悅人，三名可愛樂，三女俱時進。」（四·二五上）佛本行經記：「三女來問訊，第一女名愛，第二名志悅，第三名亂樂。」（四·七六上）觀佛三昧海經記：「魔有三女，長名悅彼，中名喜心，小名多眉。」（十五·六五二上）統觀諸經所記，記魔王有三女者，其數極多，且一一舉列其名。變文顯係取其多數所記，採用三女之說。魔女名字，諸經所記稍有相異，故變文畧而不用。此爲變文作者取材之態度。

魔女誘惑佛陀，變文敘述其情節，非常簡潔，並以詩詞相對答。觀其文意，純爲變文作者私意之創作，於經文似乎無據。經文對此，描述較變文爲詳細，有關魔女之動作形態，刻劃淋漓盡致。變文不作此番細膩描寫，蓋因變文亦爲對象公開唱說文字之一，其聽衆中有各界男女人士，過分渲染，大抵是不適合的，所以，變文盡量予以省畧。經中對魔女誘惑佛陀的淫蕩情狀，描述至爲詳細，如「佛本行集經」所記：

其諸魔女，聽父勅已，相與安詳，向善薩所。到彼處已，去離善薩不近不遠，示現種種婦女媚惑詭曲之事：所謂覆頭，或復露頭；或復半面；或出全面；或作微笑，示現白齒，數數顧盼，觀瞻善薩。或復以頭頂禮善薩；或仰其頭觀善薩面；或復低頭覆面觀地；或動雙眉；或開閉眼；或解散髻，以手梳髮；或抱兩臂；或舉兩手，示現腋下；或以兩手執弄乳房；或露胸背，現腹臆間；或復以手拍於臍上；或復數

數解脫衣裳；或復數數還繫衣服；或復數數褰撥內衣，露現尻脰；或解瓔珞擲着於地，或解耳璫；或復還著；或弄嬰兒；或弄諸鳥；或復行步，顧盼左右；或復嘖呻，長嘯歎息；或以脚指，傍畫於地；或歌或舞；或動腰身；或作意氣；或復憶念舊時所行恩愛欲事，喜笑眠臥恣態之時；或復現作童女之身；或時現作婦女之身；或復現作新嫁女身；或現中年婦女之身。作如是等示現婦人諂媚或着種種之事，復將香花散菩薩上，復以種種五欲之事勸請菩薩。觀看其面，觀看其心，爲有欲心姿態以不？彼今復以欲心觀察我等以不？彼等魔女見於菩薩深心寂定，本來清淨，無濁無垢，面目清淨，猶如滿月，從於羅睺阿修羅王手中所出，清淨無垢，如日初昇；光燄顯赫，如融金錠；清淨無染，猶如蓮花從水中出而不染着；如火光燄（似脫落一句）；如須彌山，確然不動；如鐵圍山，峻嶒高峻。善攝諸根，調伏心意。……（大正三·七八一中——下）

經文所記，魔女所用的誘惑動作，未能擾亂世尊之心，接着施用「淫詞」挑逗，極盡誘惑之能事。如「方廣大莊嚴經」所記：

初春和暖好時節

象草林木盡敷榮

丈夫爲樂宜及時

一棄盛年難可再

仁雖端正美顏色

世間五欲亦難求

對斯勝境可歡娛

何爲樂依菩提法

我等諸女受天報

其身微妙難可觀

如是天身不可求

仁今果報宜應受

諸仙見我猶生染

況復人能無染心

修彼禪定究何爲

菩提之法甚懸遠

爾時菩薩，聞彼妖惑之言，心生哀愍，即以妙偈，化其

魔女：

我觀五欲多過患

由是煩惱失神通

譬如火坑及毒險

衆生赴之而不覺

我久已離諸煩惱

自心覺已方覺他

世間五欲燒衆生

猶如猛火焚乾草

亦如燄幻無有實 亦如泡沫不久停

如彼嬰兒戲糞中 如彼愚人觸蛇首

一切皆無有實法 是身虛妄從業生

四大五蘊假合成 筋骨相纏而暫有

智者誰應耽着此 凡夫迷故生欲心

如是諸幻我已知 是故於中不貪着

欲求畢竟自在樂 今當於此證菩提

我已解脫於世間 如空中風難可繫

（大正三·五九二下——五九三上）

魔女的這番淫詞誘惑，也不能打動禪定中的釋迦心意，魔女至此，似乎到了窮途末路的階段。我們反觀佛陀的這番答詞，魔女大有被其感化的可能。變文對於這些經文，未予採用。

變文所寫魔女三人，每人對釋迦都有一番說辭，並以詩句來表達心意，佛陀也以詩句相答。這一形式，我們在經文裏找不到它的例證。不過，從大致的文意形式來尋求，變文的這段文字，我們隱隱約約還能找出它的經文根源來。現在，我們先將變文的這段文字引錄如下，再與經文相對照，更能見到它們的來龍去脉。

變文：

第一女道：世尊！世尊！人生在世，能得幾時，不作榮華，

虛生過日，奴家美貌，實是無雙，不合自誇，人間少有。一

國天人，分居右西。直從上界，來到佛前，歌舞聲施，管弦

並奏。

勵君莫證大菩提 何必將心苦執迷

我捨慈親來下界 情願將心作夫妻

佛道：

我今願證大菩提 說法將心化群迷

乞食自喰猶不足 沒得資財更養妻

第二女道：世尊！金輪王苗氏帝子王孫，拋却王位，獨在山間寂寞。我今來意，更無別心，欲擬伴住山中，掃地燒香取水。世尊不在之時，我解看家守舍。

遠別天宮捨父孃 將身掃灑世尊房
誓願不歸天上去 志將纖手拂金床
佛道：

我今念念是無常 何處小有不燒香
佛座四禪本清淨 阿誰要你掃金床

第三女道：世尊！世尊！兒家年幼，父母偏憐，端整無雙，聰明小有，帝釋梵王，頻來問訊，父母嫌伊門卑，不却教作新婦。世尊端正，又是淨飯王子，三端六藝，總全文武，兩般雙備。是已拋却父母，故來降閻浮，不敢與佛作妻，情願長擎座具。

奴家不合自己誇 雙瞋如同二月花
勸君莫證無上道 誓將纖手繡袈裟

佛道：

幻化逡巡實可嗟 遮莫富貴及嬌奢
謾說顯上紅桃臉 爭似將身早出家
膿囊敗壞非揚棄 自怨那堪比並花
法衣諸天親自送 阿誰要你刺袈裟

我們再看經文，如「觀佛三昧海經」所記：

（魔象既敗之後）（魔王）憔悴懊惱，却臥床上。魔王有三女——長名悅彼，中名喜心，小名多媚；時魔三女至父所，長跪叉手，爲父作禮。啓言：父王！今日何故憔悴乃爾？其父答言：沙門瞿曇，結誓深重，今坐道樹，要壞我民，是故愁耳。女白父言：我能往亂，願父莫愁。即自莊飾，着雜寶冠，容媚挺特，過逾魔后百千萬倍。眇目作姿，現諸妖冶，瓔珞晃耀，光翳六天。乘羽寶車，安施寶帳，垂諸天華，於華鬚頭，諸化玉女；手執樂器，鼓樂絃歌，聲萬種音，凡在世人之所喜樂。一一玉女，從五百女以爲侍御，繪蓋幢幡，如雲而下；身毛孔中香烟芬馥，有百千色，玄黃昱爍，甚適人目。安詳徐步，至菩薩所，下車合掌，禮敬菩薩。旋繞七匝，白菩薩言：太子生時，萬神侍御，七寶來臻，何棄天位，來此樹下？我是天女，盛美無比，顏貌紅輝，六天無

雙，今以微身奉上太子，供給左右，可備灑掃。我等善能調身按摩，今欲親附，願遂下情；太子坐樹，身體疲解，宜須偃息，服食甘露。即以寶器，獻天百味。太子寂然，身心不動；以白毫擬令天三女自見身內膿囊涕唾，九孔筋脉一切根本。……（大正十五·六五二上——中）

又，如「佛本行集經」所記：

爾時魔女，復說偈言：

仁在天中如釋天 左右端正諸天女

欲摩兜率及化樂 他化自在並魔宮

具足翫好無所虧 但受五欲莫寂滅

爾時菩薩，以偈報言：

五欲如霜不久住 亦如秋雲雨暫時

汝女可畏如蛇瞋 帝釋夜摩兜率等

爾時魔女，復說偈言：

仁可不見樹木花 諸蜂諸鳥雜音響

地生青色柔軟草 復出種種諸妙林

緊陀諸天作伎聲 如是妙時可受樂

爾時菩薩，以偈報言：

樹木依時著花果 蜂鳥饑渴取香氣

日炙至時地至乾 昔佛甘露不可盡①

爾時魔女，復說偈言：

仁者面色猶初月 觀我顏貌似蓮花

口齒潔白清淨牙 如此妙女天中少

况復世間仁已得 身心柔順不相違

爾時菩薩，以偈報言：

我觀汝體不淨流 諸蟲周匝千萬孔

不牢諸惡遍身滿 生老病死恆相隨

我求世間最上難 眞正不退智人道

（大正三·七八三中——下）

① 幻生按：此下懷疑脫落兩句。

我們對讀了變文與經文的文字以後，大體可以知道，變文魔女三人與佛陀的對答部分，是採用這些經文的意思與形式，經由變文作者消化之後而予寫出的，可以無庸置疑。變文有『掃地燒香取水』，『將身掃灑世尊房』句子；經文中也有『可備灑掃』，從這些形跡中，明顯地可以見到二者的淵源關係。我在前面說過，變文不一定完全依據經文而來的，其中會滲雜作者私人的意思加以推演的。我們看『佛本行集經』魔女與佛陀三度對答的偈頌，顯然地，變文作者便是利用這一現成的形式，寫成了第一女、第二女、第三女與佛陀分別對答的散文與詩句。儘管變文的詩文與經文偈頌的意思完全不同，但形式却是脫胎於此而來的。

當我讀完諸經所寫的降魔文字之後，曾經掩卷沉思，經中給我留下的降魔整體印象如何？我讀完破魔變文之後，也掩卷沉思，破魔變予我的整體印象又是怎樣？經過這樣的研究分析，破魔變給我的印象比經文更爲顯明，更具形象化。變文作者，從諸經的冗長的文字裏，取精用宏，去繁爲簡，經過細心的處理與消化過程，再結合作者的意思，寫成這篇變文，將佛陀降魔的故事，具體而鮮活地呈現大衆之前，趣味盎然，更表現了釋迦不受惑的偉大的定力。就變文的寫作來說，這是非常成功的。

就破魔變文的全體觀之，變文的故事情節，有其統一的完整性。佛經的經文，對於降魔故事的記述，也是一個完整的單元。從這些顯明的形式上看，破魔變文不會被牽扯到「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裏。S三四九一號這個敦煌卷子，顯然是個雜錄的卷子。我們不同意某些人的研究，懷疑破魔變是屬於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裏面的。爲了提出我們的研究與基本看法，我們不惜一番筆墨，對於這個問題，做了一番分析與論述；並給破魔變的內容，也做了一番經典的考釋。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寫於洛杉磯觀音禪寺。

妙法寺啓事

本寺萬佛寶殿開光之日，辱荷

各國嘉賓
政府首長
社會賢達 出席觀禮，賁臨指導，曷勝
鄉紳父老
檀樾護法
光寵。惟以地處僻壤，遠勞跋涉，室無
廣座，愧接
高賢。是以
善信雲集，侍應失措
香客蜂至，瞻顧唯艱。或摩肩接踵，或
迴車却步。有負禮瞻之至心，未伸接待
之微忱。歉疚交併，惶惑奚似。唯祈
慈悲海涵，逾格
原宥。是幸，是荷。

妙法寺住持釋洗塵作禮

五月十二日